

儿童历史剧《少年王阳明》： 先贤如何早立志立大志勤于学

陈青 楼晓凌

自11月初大型儿童历史剧《少年王阳明》首演大获成功后，余姚市少儿艺术团团长黄优文这两天一直忙个不停：余姚对口援建的新疆库车县阳明小学校长来电，希望能派员帮助他们排演《少年王阳明》；余姚不少学校发来巡演邀请；明年1月下旬，《少年王阳明》将参加在上海举行的“星梦启航”全国青少年艺术特长邀请赛……

《少年王阳明》何以如此受欢迎？

让孩子更直观认识“阳明先生”

《少年王阳明》是余姚市少儿艺术团于今年暑假倾力打造的一部原创作品，由教研主任胡畏独立创编，其他老师参与指导。该剧以王阳明少年时代的史料为依托，选取“贵人语迟”“金山一游”“学塾议圣”“初上奏章”等故事，塑造了一位“早立志、立大志、勤于学”的少年榜样。

在谈到为什么会打造儿童历史剧《少年王阳明》时，黄优文说，余姚“四先贤”之一的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提出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对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东方文明都有重大贡献。多年来，余姚积极传承、传播、弘扬阳明文化。“在艺术创作方面，我们有获得多项全国大奖的姚剧《王阳明》，为什么不为孩子们打造一部适合他们的剧目，让余姚的孩子更直观地认识家乡的先贤？”

儿童历史剧《少年王阳明》：

先贤如何早立志立大志勤于学

两年前，余姚市少儿艺术团开始构思剧目创作。为孩子们创作，必然要为他们喜闻乐见，选择哪些事迹才能把阳明先生少年时期的优秀品质展现出来呢？胡畏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媒体报道，听取专家意见，提炼出阳明先生年少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故事以及年少时创作的代表性诗文。“我们想创作一部适合孩子们演绎的关于阳明先生的舞台作品，希望孩子们能从阳明先生年少时期的故事里，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

展现先贤少年立志的风骨

少年王阳明是个很有意思的人，5岁时还不会说话，但能出口成章。他上私塾时爱下棋，喜欢打



《少年王阳明》剧照（徐勇 摄）

仗，与父亲起冲突，但从小立志做圣贤，这些都在儿童剧《少年王阳明》中得到了展示。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天眠。”这是王阳明11岁时随祖父游金山寺时，写下的富有奇特想象力的诗歌，得到众人交口称赞。当时也有人觉得这样的诗歌不可能出自一个孩子之口，王阳明又以妙高台蔽月山房为题当即赋诗：“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圆。”此诗不仅文采斐然，更证明王阳明是一个思维上的天才。

黄优文说，这样的“王阳明”是少年的，由孩子自己来演，更能

接受。《少年王阳明》融合了舞蹈、歌曲、朗诵等形式，并以仙鹤形象串起每一幕，增添剧目的童趣和神话色彩。参加《少年王阳明》演出的有130多名小演员，年龄最大的不过13岁，最小的才5岁。为了让更多有才艺的孩子参与这部剧，余姚市少儿艺术团根据不同角色的身高、年龄要求，面向全市的适龄儿童，招募小演员。

在这些小演员中，不少人拥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比如饰演仙鹤的魏慧冰，虽然第一次在如此大型的儿童剧中演唱，但13岁的她一点也不怯场，而且走位记得特别牢。又比如在第三场“学塾议圣”中献唱的魏子轩，刚上初中的他很喜欢舞台，演过小品、情景剧等。“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唱歌，挺忐忑的，但是能尝试新的表演方式，非常开心。”魏子轩说。

小演员们还通过寻访故居、看动画片、看故事书等途径，了解阳明先生的生平、家庭以及思想学说。正如艺术团一贯坚持的宗旨，学习艺术不仅是为了自身优秀才艺的培养，更是为了从艺术表演中学习知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在龙山剧院的演出正值阳明文化周期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还有很多观众通过网络直播进一步认识了“少年王阳明”。如果说作品创作之初比较注重表现童趣，拉近孩子们与阳明先生的距离；那么舞台上的最终呈现则是恰到好处地展现了生动活泼又不失智慧的少年王阳明以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种透骨的悲凉：假若没有强硬的后台，那冤情恐怕也是石沉海底，永无翻身之日了。

甬剧擅长演清装戏、西装旗袍戏和现代戏，少程式，生活气息浓郁。戏中的长工阿金阿牛，由国家一级演员沃康康和虞杰表演。两人一露面，举手投足都是戏。暗访这一出，是他们的重头戏。演员的功底极其扎实，白口、唱作，一板一眼，毫不含糊。因为是底层人物，草根气息极重，且一个憨实直率、一个谨小慎微，相映成趣。俚俗、诙谐的语言，滑稽夸张的动作，令人捧腹。特别是几碗酒下肚，开始吐心中块垒。那种酒醉时的意态，两人表演得淋漓尽致，顿时满台生动，观众掌声不断。两位小人物成了全戏的焦点、亮点。确实是“角色无大小”。而且，名角甘做绿叶衬红花的精神，让人感动。综观全剧，为甬剧团叫好。一些中坚力量，如郑健、吴刚等，表演越来越老练、沉稳。而青年演员，阵容整齐，进步明显。身段、唱腔都不错。苏醒虽然演的是凶悍、淫荡的反面人物，但是台步、身段中，自有武举人的气度和架势。张欣溢和柯珂演姑嫂，一个是青衣，一个是花旦，一个贤良温淑，一个泼辣放荡，形象鲜明。“丑丑不成戏”，丑角的唱念做打皆有独到的功夫和妙处。杨勤儿的表演才华在甬剧情景剧《药行街》中已见端倪，在戏曲舞台上，也是稳扎稳打，渐入佳境。总的感觉是，青年演员自身的条件都不错，要努力的是如何从内心去把握人物，做到形由心生，情随形动，张弛有度，收放自如。有老中青几代同台共同演绎和传帮带，相信成长会很快。

除了《三县共审》，一些传统戏，如《半把剪刀》《借妻》《守财奴》等，甬剧和姚剧老年在演，都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无论在都市的剧场还是在山乡的文化礼堂，都人气爆棚。这些戏的背景与今天的时代已相去甚远，却仍然叫好叫座，因为有鲜活的人物，有丰富的戏曲元素，于悲欢离合、抑扬褒贬中揭示世态人情、人间至理。老一辈剧作家们对生活留心，深谙地域风俗和民间的审美情趣，充分尊重艺术规律，观众就是买账。如今的剧坛，一些大制作的戏，常常没演几场，评奖后就偃旗息鼓，刀枪入库。因为编导对所反映的生活缺乏深入的体验，且过分注重宣教的功能，而少了戏剧性。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灯光、舞美、音响等技术的进步和演员综合素质的上升，在传统戏复排时怎样进行细微的调节，怎样把一些封建糟粕的东西去掉，使得传统戏更加简洁，转承更加自然，是戏剧工作者们应该思考的。

清 宸

成长题材的电影，很容易拍出说教味道。曹保平执导的《狗十三》一片相对比较克制，基本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讲述了十三岁少女李玩一段特别能引人共鸣的成长经历。表面上看，这段经历没有任何触目惊心的地方，但是剥开生活的表象，背后的残酷历历可见。

单亲家庭的女孩李玩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父亲怕她孤单，给她买了条小狗，聊作慰藉。小狗被取名为“爱因斯坦”，给李玩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然而因为爷爷的一次疏忽，小狗走失了。李玩难过不已，在质问了一句“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去寻找”后，她摔门而出，学着小狗的叫声，一路寻寻觅觅。大人干是买了只模样相近的狗，骗李玩说

回首我们的成长之恸

——电影《狗十三》观后有感

“爱因斯坦”找到了。孩子觉得这种“睁眼说瞎话”的“善意谎言”简直可笑。她一脸匪夷所思的表情，因为家里的人竟然全都在指鹿为马。孤立无援的李玩在这个拙劣骗局面前不得不就范的眼神中渐渐溢满了绝望。她只好用一个孩子的锐利进行条件反射地抗议：情急之下推倒了爷爷，离家出走，又害得奶奶大半夜出去找她……最终，父亲采取了暴力手段。那完全是情绪化的对峙，大人也好，孩子也罢，皆无理性可言。

在看透了成人世界的虚伪和蛮横后，李玩败下阵来。既然你们说是“爱因斯坦”，那它就是爱因斯坦吧！到这里，观众也意识到：中国家庭中不容置疑的父权权威即便是在影片所设定的2006年依然很具威慑力。何况，爸爸还温情真意地对女儿说：“你要懂事”“爸爸是爱你的”“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这些话，听上去多么熟悉。很典型，中国式的教育中，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平等关系往往缺席，且家长的反思精神也十分有限。他们总对自己的教育方法过于自信，还信奉“动机决定一切”，仿佛只要一句冠冕堂皇的“我都是为你好”，就能自然抵消掉教育方式方法中的全部瑕疵和纰漏。不过《狗十三》希望引起关注的不是家长

的错误，而是家长们在儿女教育问题上“知错就改”的可能性。既然为人父母者将自己的强势态度看作天经地义，他们自然也会对早已习以为常的这个才是最危险的。

影片中李玩、李玩父亲的形象带有典型性。爸爸无疑深爱着女儿，他劳心劳力地赚钱，尽心尽力地养家。甚至再婚后有了二胎，也不曾忽视女儿的感受。可他的父爱依然力有不逮，时不时就显出自私和荒谬的端倪来。比如他一直没有兑现带女儿去看天文展览的诺言；他一面责骂女儿出去借酒消愁，一面却让孩子在酒席上向自己生意上的伙伴们敬酒；特别是当李玩好不容易和那只山寨版的“爱因斯坦”培养起感情，他却轻易将狗送走……这一切，压迫得李玩终

回首我们的成长之恸

——电影《狗十三》观后有感

于成为自己不愿成为的那个样子。《狗十三》最后几个场景拍得内敛而深沉，无声胜有声。那个原本桀骜不驯的女孩居然强颜欢笑，在父亲的注视下，于酒席宴上吃下了一块观众看着都觉得腥在喉的狗肉。而李玩那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弟弟也开始被大人要求喝牛奶，学溜冰了。牛奶转嘴吐了出来；尖锐的冰刀则让孩子屡屡摔倒，泪流满面。不远处，李玩正冷冷地望着自己的弟弟……这一幕真看得人遍体生寒。也许成长，就是那一遍吃不下去也得吃下去的狗肉，那一口咽不下去也得咽下去的牛奶。李玩的成长之恸势必在弟弟身上绵延传递，谁也难以幸免。

《狗十三》被很多观众誉为“今年你能看到的最好的华语电影”不是无道理的，该片不仅拍出了爱因斯坦成长的艰难，也拍出了为人父母的不易。父亲在车上为女儿得奖而兴高采烈后又自陈“我不是个好爸爸”时的泪水非常真挚。女儿在街上遇到真正的“爱因斯坦”时假装不识，然后一个人躲进角落掩面而泣的场景也甚为动人。看上去，似乎谁都没有错，可问题究竟在哪儿呢？导演曹保平没说，他只将所有的深意放进了一幅被影像中，让每一个观众去回想自己的十三岁。



方向前

谢之光（1900—1976），别名廷川，浙江余姚人，久居上海，近代海派著名画家，室名栩栩斋主、白龙堂，曾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谢之光自幼喜爱绘画，天赋很高，十四岁师从周暮桥学习人物



谢之光： 老上海的文化符号

谢之光的《虞美人图》
(方向前 供图)

画，而后被海派名家张聿光列为门生，在上海美专研习西洋画，毕业后从事舞台美术、商业艺术设计及月份牌广告。谢之光的月份牌广告人物画在当时海上影响巨大，有“月份牌”之美誉。他与郑曼陀、杭榭英并称“月份牌三剑客”，成为独特的老上海的文化符号。月份牌绘画的出色成绩，确立了他在海上艺坛的地位。

谢之光为烟草公司所作的月份牌人物画，造型优美、准确、色彩艳丽。尤其是仕女人物，具有美、嫩、鲜等艺术特色。从风格上看，其早期月份牌人物画与西洋画相结合，更多地吸取了西洋画法，人物造型很少用线条，而以明暗、没骨、层次感色彩表现人物及衣纹的体积感与立体感，其绘画效果接近于摄影作品，真实、细腻。作品用色趋于淡雅，层次过渡自然柔和，对比明显又不浓烈。谢之光笔下的女子面如桃花，风韵迷人，尤其是仕女的眼睛十分传神，头发描绘极为细腻。很多人见了他的月份牌仕女，都说“眼睛会跟人跑”。学术界赞誉谢之光的月份牌人物画“融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是近现代艺术家中古今为用、洋为中用的典范。”

工笔仕女画是谢之光早中期时期绘画创作的重点之一。如果说画月份牌人物广告是谢之光谋生的需要，那么，工笔仕女画的创作是他真正投身中国画传统艺术的开始。传统工笔仕女画，以单纯的线条勾勒作为造型手段，借助线条的粗细长短，方圆曲直，用笔的轻重缓急，虚实疏密等笔法有机结合，在色彩上运用分染、罩染、烘染等手法，细致入微地表现仕女的言行举止，既有传统中国画的特点，又有文人画的韵味。谢之光工笔仕女画受晚清吴友如、改琦、费丹旭等画风影响最深。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的《虞美人图》，是其中年代表作。图中描绘了两位美女——丫鬟与主人在镜台边卸妆的场景。画家用出色的线条勾勒造型人物形象，用笔流畅劲挺，柔弱消瘦的古代美女形象呼之欲出。尤其对脸部的描写甚是到位，瓜子脸、樱桃嘴，眉目传情，是典型的虞美人。谢之光善于抓取人物细节，如图中丫鬟给女主人弄发时的手势极为生

动，纤纤玉指，粉嫩如脂，手指盘弄发髻的动作惟妙惟肖，刻画出女性细腻的心理状态。这些细节充分体现了谢之光线条和笔墨的造型功力。《虞美人图》创作完成后，谢之光特意邀请中国画大家钱瘦铁用楷书题写长款：“纱窗颦色只迷绿，犹未传银燭，寒寒瑟瑟镜台边，玉钏微闻，应是换吴棉……《虞美人》龚定庵词以应之光研弟索题，辛巳夏叔匡。”看得出，谢之光对这幅《虞美人图》甚为满意。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中国画院吸收谢之光为首批画师，相当于教

授级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谢之光转向中国画写意创作，题材上紧贴时代，描绘祖国的新风新貌。画风由原来的工笔转为写意。创作于1961年元旦的《东方红》，是谢之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画中一名老奶奶与三名孩童一起在歌唱《东方红》。画中老者手拄拐杖，精神饱满，笑逐颜开；一名年纪稍大的女孩坐在竹椅上在为奶奶吹笛配乐，另两名孩童围着老奶奶取乐。作品人物造型形象生动，孩童天真无邪，姿态各异，十分可爱。作品上端大红灯笼高高挂起，与彩带交织，呈现一派喜庆景象。该画题款中写道：“莫笑我牙齿不关风，偏要唱个东方红，千句并做一句唱，感谢领袖毛泽东。”

晚年的谢之光在中国画创作上又有新的变化，他把重点放在花鸟画及山水画大写意领域。谢之光十分崇拜八大与石涛，近则佩服齐白石及钱瘦铁，因此，他晚年作品的风格显得大刀阔斧，洋洋洒洒，不拘细节，用笔用墨极为大胆，是真正的大写意。海上书家赵冷月看到谢之光的大写意画后曾赞曰：“谢之光不得了，照这样画下去，恐怕齐白石也赶不上他。”《鹤寿千年图》是画家晚年之作，一只老鹤伸腰缩颈，具沧桑之态，但精神皆备，有古拙厚重之趣，用笔爽利大胆，画松苍翠如风，老枝粗干，笔墨湿晕，富水墨奇韵，落款用隶书鹤寿二字，有石门颂笔意，极具古意。不过，谢之光晚年的大写意作品总显笔墨粗疏，层次变化单调，造型过于简单而缺少内涵。

据说，当年谢之光的月份牌人物广告画颇有市场，价格极高。而在当今的拍卖市场中，他的工笔仕女画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题材作品比较走俏，价格也较好。如《虞美人图》为2005年保利秋拍拍品，尺寸107cm×44cm，估价28万元至32万元，最后以38万元成交。当然，这件作品比较特殊，一是作品画得精，二是有名家钱瘦铁的楷书长题，谢之光的普通工笔仕女画（三方尺左右）价位在十万元左右。晚年谢之光写意山水、花鸟作品不太受市场欢迎，价格仅几万元而已。

锐观察

跨越半个世纪的魅力

甬剧《三县共审》观后

赵淑萍

这是一出好看的戏。整场戏环环相扣，流畅、紧凑、干净。剧情一波三折，欲擒故纵。一桩欺嫂灭丁的公案，原告皆为被告，双方都有背景。一方是武举人出身，一方是进士门第。地理跨越溪、鄞县二县。审案的地界一清一浊，清的不想沾名，浊的唯恐担责，最后还来个主观臆断、自作聪明的添乱。人物呢，阵营鲜明。一方凶悍暴戾，无视伦理纲常，一方贤良端方，维护正统。中间是两个人物。虽然卑微，却秉持正义，眼看案子陷入死局，是他俩扭转了全局。

《三县共审》是著名编剧天方的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剧本。上世纪50年代上海董风甬剧团就演过。半个多世纪还能久演不衰，充分见证了剧本的品质。戏剧元素丰富，矛盾集中。一个三县共审的公堂，折射的是整个官场和世态。虽然最后节妇昭雪，但是，还一